

連長的未婚妻



陸揚烈 屈樹理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連長的“未婚妻”

陸揚烈、屈樹理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篇反特驚險小說。

“連長的‘未婚妻’”是寫特務鑽了一個空子，趁海防前綫何連長受工傷到后方醫院養病的當兒，特務們就假扮了連長的老丈人和未婚妻，到海島前方去刺探軍事秘密，又威脅有歷史問題未向組織交代的副排長，想利用他。但，不管特務們怎樣狡辯，也沒有逃出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戰士的眼睛。

“真正的保險櫃”是寫某軍事工業部門，雖然將一個機密的材料鎖入保險櫃，但因為打字機頁都當廢紙賣出，就被特務們獲得了機密。特務們企圖把它送外國，終於被我們破獲。

這兩篇驚險小說，教育人們要培養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要疏忽細小的事物，不要給敵人活動的機會。

連 長 的 “未 婚 妻”

陸揚烈、屈樹理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2 字數38,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20

統一書號 15072.118

定 价 0.14元

目 錄

連長的“未婚妻”.....	陸揚烈 (1)
真正的保險櫃.....	屈樹理 (29)

連長的“未婚妻”

陸揚烈

—

靠着軍用碼頭，一艘大型机帆船的汽笛响亮地吼叫了兩下，接着，船后艙里傳出一陣机器的發动声，水手們开始解下盤在船埠上的纜繩——这艘开往大樹島的船要起航了。

这时，从港口指揮所旁边的軍人招待所里，冲出一个軍人，他后面紧跟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他們是那么匆忙，以致人們還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們的面孔，他們就奔到了碼頭上。

“等一等，謝小隊長！讓這兩位家屬坐上。”

正在解纜繩的水手停下了工作。謝小隊長从船上跳下來，——走到那位軍人面前。

“這兩位家屬剛从山东來，要上六連去，这是招待所的介紹信。”

那位軍人把手里的信交給謝小隊長，又說：“等会上了岸，請你給他們找个同志帶路。”

跳板又放了下來，于是，这艘船上又多了兩個乘客。



新乘客上船，船上人們的眼睛就自然地轉到這一老一少的身上。

那位姑娘穿着藍士林布的上衣和草綠色帶小花的長褲，烏黑的短髮上還系着一個蛋青色綢子的蝴蝶結；再加上她那有些緊張而又羞羞答答的臉，可以估計到：可能是來部隊看望還沒結婚的愛人，或者，干脆是準備來結婚的。她的全部行李就是一個小包袱，几件鮮艷的衣服從包袱角上露出來。

那位老头，看樣子有五十來歲，也是山東農村里極普通的老農民的打扮。他肩上搭着一個很沉的“馬搭”，上船坐下后，就把“馬搭”小心翼翼地放在身旁。他的每一個動作都表現出一個有了年紀的人所特有的那種穩重和謹慎。

老头是個很慷慨的人，坐下不一會，他就把“馬搭”打開了，一把一把地抓出紅棗、花生，讓人們吃。噲！這樣大的紅棗，這樣飽滿的花生，在海島上你上哪去找呵！同船的軍人，推却不過，只好接過來吃。船艙里的氣氛也隨着活躍起來。

坐在老头對面的那個同志，正是六連的上士萬大貴。

萬大貴上士是一個快活的人，只要和他相處過半個小時，你就會立刻感覺到：這是一個熱情、爽朗又健談的人。

這時萬大貴摸出香煙，恭敬地遞給老头：“老大爺，抽支煙吧。”

“呵呵，這洋煙俺抽不慣，不慣。”老头一面推讓一面拿起插在腰帶上的旱煙袋。

“老大爺，從山東來的嗎？”

“呵，呵，是呵，是呵。”老头點著頭。

“老大爺，你們到大樹島找誰呢？”

提起了這個問題，老头臉上充滿了興奮和得意；他磕了磕烟鍋，摸了摸短鬍子，慢吞吞地一句連着一句說起來，那健談的勁頭實在也不差于萬上士。

他嘮嘮叨叨說着許多事：他姓周，叫周根榮。作了一輩子莊稼活。那個姑娘是他的獨生閨女，叫周蘭英，今年剛好二十歲（說真的，這位姑娘看起來至少也有二十三、四歲了。也許有些勞動婦女特別顯老吧）。小時候就許給了姨家表兄何永奎。女婿离家十一年啦，前些日子來信說，上級已經批准結婚，只是部隊工作忙，分不開身，只好讓老头把閨女帶來成親……

老头越談越來勁，一面又從貼身的衣袋里摸出女婿寫給他的信，給這個看又給那個瞧。

當老头一提到女婿名叫何永奎的時候，萬大貴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啦！他幾次想打斷老头的話，告訴他何永奎就是他們連長；但老头的話却像小溪水滔滔不絕，因此未能插上嘴。好容易找到老头掏信的空隙，他連信也顧不得看，便一把捉住老头的手，歡叫起來：

“老大爺，太巧啦，何永奎同志就是我們六連的連長阿！太巧啦，太巧啦！”

萬大貴喜得這個樣子，把老头嚇了一跳，可是接着他就又驚又喜地說道：

“真的阿？永奎當上連長啦？他信上可從來也沒提起過。”

上士又連說了兩個“太巧啦”之後，忽地眉頭一皺，憂郁起

來。說來也真是太巧啦，就在上个星期一，連長在工地上指揮作業，不料山上一塊石壁塌下來，連長只顧忙着招呼別人快躲開，因而自己被一塊大石頭砸傷腿。如今，正躺在醫院里呢。

一聽到這個消息，老头馬上把臉一沉；蘭英姑娘也差點哭出來。同船的同志們，也都為這件事嘆息，表示自己的同情。

王大貴忽然又說：“周大爺，連長住院的時候，不是寄信給你們，讓你們過些時候再來嗎？——那封信還是我給他寄的呢。那天正是星期六，軍郵站要到星期一才辦公，因此我特地把信從地方郵局寄去。可是這信怎麼沒收到呢……今天是星期五。唔！想必信還沒有送到，你們就動身了。是吧？”

王大貴不但給自己的疑問找到了答案，並且又替老头作了回答。但是老头和姑娘對於這信的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了。他們全在擔心連長的腿，傷的重不重呢？

王大貴很敏感地察覺到這一點，于是他拍拍胸脯說：

“周大爺，你們盡可放心，我昨天剛從後勤領給養回來，順路又去看了連長，他腿上裹着石膏；醫生說，兩個月後拿下石膏就好了。不礙事的，你們放心吧。”接着他又熱情地建議：“等這條船在大樹島卸完貨，你們就跟着回來，上了碼頭一直向東南走十里路，就到後勤醫院了。現在，先到我們連里住幾天，不管連長在不在，我們都一樣招待你們。”

他講了許多話來安慰這兩位家屬，又再三地“保證”連長的腿一定不會殘廢。接下去又說到連長的為人：對工作怎麼怎麼負責，對同志們怎麼怎麼關懷等等。老头和姑娘帶着感激的心情，听着王大貴有生有色的談話，看樣子，他們也真的

慢慢地寬下心來了。

船在前進着。几个鐘头过去了。四周的同志們大都闔上眼睛，在休息。王大貴却还是絲毫不感到疲勞地在述說着有关何連長的一切。這兩位家屬当然也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要不是我們連長領導得好，我們六連的春季作業說什麼也得落在其他連隊的后面……唉，六連去年冬天調走的老兵太多了，都是新手，只好一面培养一面工作。”王大貴有点不平，但又有点以此自豪似的。

“你說的是真的呵？永奎真的这么行哪？”老头再一次地表示出又驚又喜的样子。

王大貴对老头这种不信任連長为人的样子，微微地有点不滿。为了証实自己說的完全是实話，他又說了許多具体例子，甚至連具体数字也都搬了出來。

老头含着笑，听得非常滿意，他不时地点头：“呵呵！唉唉！”

二

机帆船在大樹島的港灣里拋下錨的时候已接近黄昏了：等王大貴帶着這兩位家屬到达連部，天已完全黑了下來。

用不着兩位家屬再作任何自我介紹，王大貴早已積極地把所有需要說明的事，全向指導員作了詳盡的“彙報”。

这时，周老头已把藏在貼身衣袋里的兩封信拿出來。

指導員接過信，一面客气地讓兩位客人坐下休息，一面細心地看着信。招待所的介绍信由王大貴上士証明是：親眼看

到招待所李干事交給謝小隊長的，那是絕對沒有錯的！而另一封信，指導員一下子就看出是何連長的筆迹。

周老头又从口袋里摸呀摸的，摸出一張蓋着大明鄉鄉政府公章的路条，恭恭敬敬地遞給指導員。他的眼睛不斷有意無意地瞟着指導員，直到指導員把信都還給他，他的臉才又重新露出笑容。

指導員抱歉地說：“老大爺，可別見怪呵！这里是國防最前沿，來往人員都要有証明。你明白吧？”說着就倒了一杯白開水給他，“老大爺，歇歇再說吧。”

“不，呵呵……指導員，哪里的話，我老漢在土改那時候還放過崗呢，到處都有坏人。是呵，是呵。”

接着，他又嘮嘮叨叨講他從沒離過鄉土，更沒見過海，“這海可是真大呀，跟天一樣的顏色。”

指導員吩咐同志給客人弄飯搭鋪，就跟老头攀談起來。

熱情的萬大貴是一連串的忙碌：為了讓他父女倆睡在一個房間里，好互相有個照應，他特地弄來一張棕床，放在連長的寢室里，又把自己新買來的從沒鋪過的花被單鋪上，還親自安排了飯菜。

晚飯後指導員把兩位客人送到連長的寢室里，並囑咐說：

“老大爺，早點休息吧；一路上辛苦了，該多睡會兒。”

指導員一面往回走，一面思索：難道是我神經過敏嗎？這老头說他一輩子沒離過鄉土，口音怎麼不完全像山東×縣的呢？我和他雖不是同鄉，可是我在那里呆過幾年；也許我離開久了，印象不深了……不管怎樣，反正我們警惕着點沒有錯！

他想着，走着，並沒有直接回連部，却拐弯轉到一排去找支部保衛委員去了。

夜靜了，山谷里、草叢中的虫鳴聲，這時更清晰起來。今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四周漆黑一團。

連長的寢室里，也早已熄了燈，靜悄悄的，客人們累了，都已睡熟了吧！

不知又過了多少時候。老頭的床發出一陣吱吱的響聲，他摸黑披上衣服，嘴里咕嚕說：“黑咕嚕火的，廁所又老遠，哪摸去呀！”

姑娘也真警覺，連忙起來点上燈，柔聲和氣地說：“爹！你叫通訊員，讓他們帶你去吧。”

“呵呵，都睡了，怎么好叫醒人家呢！”

說着，却開了房門，模摸索索走到通訊員房門口听了听，里面“呼嚕，呼嚕”睡的正香。老頭悄悄地離開房門，看樣子是



很怕驚醒了他們的睡眠。随后，又在指導員房門口听了一会，室內發出均勻的鼾声，說明指導員也睡的很熟。但他仍然把耳朵貼在門上，仔細地听了一会，当最后确定指導員真的睡着了以后，他就回到自己屋里，把房門輕輕地关上，又上了門。

老头轉過身來，忽然換了種口吻對姑娘說：“行了！”

姑娘忽地像貓一樣地離開了床鋪，抱起被子把窗口堵住，隨手又把燈芯往上提了一下。

借着亮了起來的燈光，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已不是白天的兩位“家屬”了。

那位“姑娘”蓬鬆著頭髮，白天老是低垂著的眼睛，這時像水蛇般地活溜起來了。

那位“老头”，唉，他實在不是一個什麼老头，而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中年人。想起白天的情景，我們確實不能不對他那高明的化裝術表示驚訝。

“老头”的聲調也年輕起來了：“把東西給我！”

女人從口袋裡摸出一面極普通的小圓鏡子，鏡子背後放著她的一張“含羞”的半身照片，她把鏡子遞給“老头”，說：“把你的旱烟袋給我；唉，別了一整天，真難受死我了。”

她接過“老头”的旱烟袋，裝好烟，點上火：“這玩意兒，多別人。”

“將就點吧！”“老头”已把小鏡子打開，從隔層裡小心地抽出一張小紙，攤開來，原來是一張大樹島的軍用地圖。

“老头”把地圖翻過面，放在桌子上說：“過足癮了吧？現在你來把那只‘百靈鳥’唱的歌詞，揀我們需要的記在上面。

我來洗一洗這兩只抽屜！”

女人放下烟袋，拿起一支蘸水筆，又打开桌子上的一瓶藍墨水。

同一个时候，“老头”从衣服的夾層里摸出一小段白鉄絲，几擺弄就把那个小鎖打开了，拉开抽屜，“老头”活像一只餓狼，嗅着、看着……



半个小时过去了。

“老头”把抽屜里的东西，按原来的位置放好，然后推上抽屜，鎖上，一切就像沒有动过一样。接着他又打开角落里放着一个文件箱。这里面放着本連歷史資料——总结文件和全連的干部档案。他撫弄着这一堆文件、表格，沉思了一陣，大約是因为一时不好选择吧。但很快他又舒展开眉头，匆匆忙忙地瀏覽起来。他正看得津津有味，突然，像被蝎子螫了似的，驚住了，甚至翻着紙張的手，也不自覺地抽动了一下；他的兩眼直直地盯着一份干部档案上的名字：王安德。

他楞楞地望着，天曉得他在想些什么！足足有一分鐘过去了，他才又鎮靜了一下，重新急速地把档案翻閱下去，当他翻到第二頁上的时候，他的眉头重又舒展了，因为，在有一欄里，他看到了这样一行字：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和团体。

“哼！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他冷笑了一声，又把与王安德有关材料仔細看了看，然后，他迅速把文件箱整好。

他把这意外的收穫告诉了那个女人之后，長長地伸了个懶腰，以得意的語調說：“真是天保佑，想不到在路上会碰上这么一只唱得百灵鳥，而在这兒又碰上了这小子。他們對我們太有用了。明天，由我單獨去对付他，你最好能設法靠上那个小文書，年輕小伙子好对付，在这小子那里一定能弄到更新鮮更值錢的玩意兒。”

女人很担心地“嗯”了一声。“老头”瞪了她一眼。

“明天的任务：必須弄清楚另外三个連和营部的駐地位置，还有各連老、新兵的确实人数，当然最主要的是摸清那些暗堡的位置……是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头”一面說着，一面把地圖放進小鏡子里。忽然，他对桌子上的玻璃板發生了兴趣，他指着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一張一寸照片，帶着嘲諷的口吻說：

“就是这个人吧？”

“誰？”

“誰？”“老头”冷笑了一下：“你的‘未婚夫’嘛。”

“管他的。”女人懶懶地回答。

“老头”想了一下，就掀起玻璃板，拿出照片，反过面就看到有行小字：永奎攝于一九五四年春。“沒錯。”他咕嚕了声，就把這張照片放在鏡子背后，和女人的半身照片并在一起。

“你干什么呵！”女人白了他一眼。

“給你們夫妇团团圆圆嘛。”

“窮开心！”女人罵了一句。

不料“老头”却嚴厉起來，用鄭重的口吻說道：“窮开心？我

看你的腦子里塞滿了稻草了。你不覺得這一張照片給這小鏡子加上了一層保險嗎？”

“唔！”女人明白了。她接過鏡子，對照片端詳了一會。

“真有意思。”她冷笑了一聲。

“老头”站起身，拍拍女人的肩膀：“要是弄成了，我們兩人加起來至少有十個草字頭，够花上兩三年的。”

“得了吧，這條命不貼上就够啦！”

“別說不吉利的話——不過，警惕一點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對那個指導員！”“老头”見女人打了個冷戰，又忙說：“好了，睡覺吧。”

他說着吹熄了燈。

三

清晨，兩個“客人”還沒有起床，指導員就去巡視工地了，他把招待工作交給了王大貴。

“客人”吃完早飯，王大貴邀“老头”到他寢室去玩玩。“姑娘”在早飯前已和房東家的兩個閨女搞得很熟，她想和她們一起去揀海螺螄。“老头”叮嚀了幾句，自己就和王大貴有說有笑地來到上士的寢室。他東拉西扯，不一會就對証了幾個數字，並且把王安德的大致情形弄清了。

但是，當“老头”看到炊事員們都在忙着，他就說什麼也不肯再和王大貴閑扯下去了。他找了一隻小櫈子，擠在幾個炊事員中間，一面幫他們洗山芋、剝豆子，一面就向大家述說起大陸上的情形，尤其是山東老解放區的農村：合作社哪、拖拉



机哪、抽水机哪……又具体又生动，一句一句地打在每一个同志的心坎上。

“到底是老解放区来的。”大家都在心里说。

离开午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饭菜都已弄好了。炊事员们要分成三个组，把午饭送到三个工地上。正巧，一个炊事员今天病了，一时找不到别人，这个缺就只好由王大贵来顶。

“老头”一听王大贵要到二号工地送饭，他也要随着去。

“周大爷，路很远，还要翻山，你在家歇着吧。”大家都来劝阻他，可是老头还是要去。

“你们别以为我多了几岁年纪，哼！百十来斤的担子，五里地要是歇了我不姓周。翻山？俺家乡的土岗子也比这些山头高呢。”“老头”像一个小孩似地赌起气来。

“周大爷，不是的，你……”王大贵现出为难的样子。“老头”似乎知道土上要说出什么来，他急忙装出气呼呼的样子，说道：

“俺女婿在這兒當連長，你們还把俺老當客人待？俺老头种了一輩子庄稼，难道……”

哎呀，“老头”真的生气了！王大貴又是急又是不安。他橫心，就對自己說：“讓他呆在山下，不上工地就行了。”于是他陪起笑臉，說道：

“別生氣了，周大爺！時間不早了，咱們走吧！”

沿着上上下下，彎彎曲曲的山路，三個工地互相間至少都相隔五六里路，可是隨你站在那一個工地上，都能望得到另兩個工地。因此，這一帶附近的山路口，都樹着這樣的小木牌：“軍事要地，禁止通行”。

真不知是什麼鬼附在王大貴的身上，他原先准备好叫“老头”就在这里停下，但是，現在却不知該怎么講了。他沉思了一下，回想起“老头”剛才生氣的样子，又回想起兩天來自己對“老头”的了解。最后，他下了結論：老解放區來的，又是連長的老丈人，种了一輩子庄稼……沒問題！因此他就帶着“老头”逕直往上走。

正在这时，拐角处閃出一个哨兵來。他嚴正地質問王大貴“他是誰？不是早有規定嗎，外人不准上來！”

王大貴自知不对，但当着“老头”的面，很有些下不來台，便連忙解釋說：“他是連長的老丈人，帮助送飯來了。”

“讓他在下面等着吧，不能上來！这是我的职责！”

“老头”也很識時務，忙說：“呵呵，万上士，你怎么不早說呢？俺又不是外人。那俺就在这里等你吧。”